


LES MISÉRABLES

悲惨世界

〔法国〕维克多·雨果 著
潘丽珍 译

下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悲惨世界 / (法) 雨果 (Hugo, V.) 著 ; 潘丽珍译.
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2.1

(世界十大文豪)

ISBN 978-7-5447-2355-8

I. ①悲… II. ①雨… ②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98763号

书 名 悲惨世界

作 者 [法国] 维克多·雨果

译 者 潘丽珍

责任编辑 陆元昶

特约编辑 邓 敏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75

字 数 1306千字
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2355-8

定 价 9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第四部

普吕梅街儿女情

圣德尼街英雄血

第一卷 讲点历史

一 开了个好头

七月革命后的两年，即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年，是历史上最特别、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时期。这两年犹如两座山峰，屹立在它们前后的年代中间。它们具有革命的威严。期间，耸立着一个个悬崖绝壁。社会各个阶层、文明的基础、由相互重叠相互依存的利益构成的牢固的群体、世世代代形成的法兰西古老形象，这一切，在制度、激情和理论的风云变幻中时隐时现。这些时隐时隐的东西，被叫做抵抗和运动。人类的心灵之光——真理不时地在中间闪耀。

这无与伦比的时期相当短暂，离我们已有一段距离，因此，现在来回顾一下，应该能抓住它的主要特点了。

我们就来试一试。

王朝复辟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中间阶段，期间充满了疲惫、窃窃私议、悄悄耳语、困倦、喧闹，这只是表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到了一个阶段。这样的时期是奇特的，往往使那些想从中渔利的政客们上当受骗。开始时，国民只求休养生息；他们一心渴望安宁，一心想做小人物。这表明大家想过安宁的日子。大事件、大事变、大冒险、大人物，谢天谢地，这些见得够多的了，已忍无可忍。人们宁愿舍恺撒，而要普鲁西亚斯^①，弃拿破仑，而求伊夫托王^②。“多好的国王啊！”人们天不亮就动身，长途跋涉了一整天，已是晚上了，同米拉波走了

^① 普鲁西亚斯即俾提尼亚的国王（前 192—前 148），为了讨好罗马人，他派人暗杀汉尼拔。

^② 伊夫托王为法国诗人贝朗热笔下的滑稽人物。

第一程，同罗伯斯庇尔走了第二程，同波拿巴走了第三程，现在腰酸背痛，精疲力竭。人人都想要张床。

已疲惫了的献身精神，已衰老了的英雄主义，已满足了的勃勃野心，已获得了的巨大财富，都在寻找着，要求着，哀求着，恳求着。要求什么呢？一个安乐窝。它们得到了。它们享有了和平、宁静和闲逸。它们心满意足了。可与此同时，一些既成事实冒了出来，它们要求承认，前来敲旁边的大门。这些事实产生于革命和战争。它们存在着，生活着，它们有权在社会上安营扎寨，它们正在安营扎寨。通常，这些事实好比为大部队准备粮草的先行官，是为原则准备住处的。

于是，政治哲学家们便看到了这样的事：

就在疲倦的人们要求休息的时候，那些既成事实也要求给予保证。既成事实要求保证，同人民要求休息是一个道理。

这正是英国在护国公^①下台后，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的要求；也是法国在帝国崩溃后，向波旁王族提出的要求。

这些保证是时代的需要。一定要给的。君王们“给了”，其实，是事物本身的力量决定的。这是应该认识的深刻真理，而一六六〇年，斯图亚特家族对此毫无认识，一八一四年，波旁家族甚至毫无感觉。

拿破仑垮台时，那注定要当国王的家族回到法国，竟头脑简单地认为一切都是他们给予的，他们所给的东西，可以重新要回来；认为波旁王族拥有神权，法兰西则一无所有；认为路易十八宪章中让与的政治权利，不过是神权的一个枝丫，是波旁王族把它摘下来奉送给人民的，国王什么时候想收回就可以收回。可是，既然给人民这个权利他们感到不高兴，就该意识到这并不是他们给予的。

他们对十九世纪满怀恼怒。每当人民笑逐颜开，他们便愠形于色。拿粗俗的，也就是大众的和真实的话来说，他们心里窝火。人民对此看在眼里。

他们自以为很强大，因为拿破仑帝国在他们面前像舞台布景那样被搬走了。他们没有发现自己也是这样被搬来的。他们没有看见自己也掌握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只手里。

他们自以为根深蒂固，因为他们就是过去。他们错了；他们是过去的一部分，但整个过去，乃是法兰西。法国社会并不根植于波旁王族，而是法兰西民族。这些深入地下的、生气蓬勃的根，绝对不是一个家族的权利，而是一个民

① 护国公这里指克伦威尔，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独立派领袖。

族的历史。它们无所不在，唯独不伸到宝座下面。

对法兰西而言，波旁王族是它历史上一个辉煌而血腥的节疤，但已不是它命运的主要成分和政治的必要基础。完全可以不要波旁王族，而且已抛弃了二十二年，法兰西依然存在，他们却意识不到这一点。他们怎能意识得到呢？在他们的想象中，热月九日那天，是路易十七在统治法国，马伦戈战役那天，是路易十八在统治法国。有史以来，从未有君王如此无视历史事实及其所包含的一部分神权。也从未有王权如此否认过神权。

这一重大错误，导致这个家族收回了一八一四年“给予”的保证，收回了他们所谓的让与。多么可悲！他们所谓的让与，是我们斗争得来的，他们说我们是侵占，其实那是我们的权利。

复辟王朝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，深深扎根于国家，也就是说，自以为力量强大，根茎坚固，一旦认为时机成熟，便当机立断，孤注一掷。一天早晨，他们突然矗立在法兰西面前，提高嗓门，否认集体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，即否认民族的主权，公民的自由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否认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东西，公民之所以成为公民的东西。

这就是所谓七月敕令这个臭名昭著法案的实质所在。

复辟王朝垮台了。

它垮得合情合理。不过，我们要说一句，它并不是对所有进步都一概敌视。许多大事完成时，它就在旁边。

王朝复辟时期，人民习惯于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，这是共和国时期所没有的，人民也习惯了在和平中求强盛，这是帝国时代所没有的。自由和强盛的法国，对于欧洲的其他国家，是一种鼓舞人心的景象。罗伯斯庇尔时代，革命有发言权；拿破仑时代，大炮有发言权；而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时代，才轮到智慧有发言权。风停了，火炬重又点燃。人们看见，在宁静的山顶上，纯洁的思想之光在闪烁。那是灿烂、有益和动人的景象。人们看见，十五年中，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、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、量才任职等重大原则，这些对思想家是古老的，但对政治家却是十分新鲜的原则，曾和平而公开地施加着影响。这状况一直延续到一八三〇年。波旁王朝是文明的工具，最终在上帝的. 手中粉碎了。

波旁王朝垮台时，气势十分磅礴，但并不是他们，而是人民。他们严肃地离开了宝座，但已失去往日的威风；他们以这种方式沉入黑夜，并非以那种会给历史留下伤感的方式庄严退出；既非查理一世幽灵般的沉寂，亦非拿破仑雄

鹰般的啸鸣。他们离开了，仅此而已。他们放弃了王冠，但没有保留光环。他们是高贵的，但却没有威仪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他们面对不幸，缺少君王的威严。查理十世在流放瑟堡时，命人把一张圆桌改成方桌，似乎对面临危险的礼仪，比对面临倾覆的君主政体更关心。这种衰退，使热爱他们本人的忠诚之士和热爱他们家族的严肃之人忧心忡忡。至于人民，他们是值得敬佩的。一天早晨，人民遭到保王党叛乱的武装袭击，却感到自己非常强大，因而没有动怒。他们进行自卫，采取克制态度，使事物恢复秩序，使政府恢复法制，让波旁王族流放瑟堡，可惜呀！他们到此便止步不前了。他们从庇护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，抓住了老国王查理十世，却把他轻轻放到地上。他们只是忧伤而小心翼翼地触动王室成员。这样做的不是一个人，也不是几个人，而是法兰西，整个法兰西，胜利了的并陶醉于胜利的法兰西，他们回想起，并在世人面前实践着街垒日^①之后纪尧姆·德·韦尔发表的那段庄严的话：“那些善于博得君王恩宠的人，像小鸟那样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，从逆境跳到顺境的人，是很容易大胆地反对遭受厄运的国王的；但对我来说，不管国王们命运如何，都是值得尊敬的，尤其是身处逆境的国王。”

波旁王朝下台赢得了尊敬，但却没有人遗憾。正如前面说过的，他们的不幸大于他们自身。他们在地平线上消失了。

七月革命在世界上很快有了朋友和敌人。朋友们热情洋溢、兴高采烈地奔过来，敌人却别转脑袋，各人按自己的性格行事。起初，欧洲的君王们心头不悦，目瞪口呆，他们像黎明时的猫头鹰，闭上了眼睛，等他们张开眼时，却是为了威胁恐吓。他们惊恐不安可以理解，他们怒不可遏也可以原谅。这场奇特的革命算不上一次冲击，甚至不屑把被击败的王权当做敌人，使之流血。专制政府向来对自由派互相诽谤感兴趣，认为七月革命既来势凶猛，就不该温良恭俭让。况且，没有人企图策划阴谋，反对这场革命。最不满意的人，最恼怒的人，最害怕的人，都向它表示敬意。不管我们多么自私，多么怨恨，我们感到，在这场革命中，有一种超然于人之上的力量在鼎力相助，于是，一种神秘的敬意便油然而生。

七月革命是权利推翻事实的胜利。这是光辉灿烂的事。

权利推翻事实。于是就有了一八三〇年革命的灿烂光辉。也有了这场革命的宽容温和。权利获胜后，是绝对不需要暴力的。

^① 街垒日是指一五八八年五月爆发的巴黎平民起义。纪尧姆·德·韦尔（1555—1621）是当时的一个政治家、大法官和演说家。街垒日后，他在议会前发表了一个演说。

权利，就是公正和真理。

权利的特点，便是永远美好和纯洁。事实即使表面看来是最需要的，甚至是当代人最愿意接受的，但是，如果它只作为事实而存在，只包含极少的权利，或根本不包含权利，那么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注定会变得丑陋、肮脏，甚至可怕。如果有人想一眼看到事实可能达到怎样丑恶的程度，只要上溯几百年，看一看马基雅弗利^①。马基雅弗利绝对不是坏人，不是魔鬼，也不是无耻卑鄙的作家，他只是事实。而且，他不只是意大利的事实，也是欧洲的事实，十六世纪的事实。他似乎很丑恶，而从十九世纪的道德观来看，他确实很丑恶。

权利与事实的斗争，从有社会以来就存在了。结束决斗，将纯洁思想同人类实际相结合，以温和的方式使权利渗透事实，事实渗透权利，这便是哲人们做的工作。

二 半途而废

但是，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，策士的工作又是一回事。

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很快停止了。

革命一旦搁浅，策士们便会把船拆毁。

本世纪，策士们自命为政治家，因此，政治家这个词最终有点像是行话了。请不要忘记，哪里有手腕，哪里就必然有卑劣。说策士，等于说平庸之辈。

同样，说政治家，有时等于说奸诈之辈。

因此，照策士们的说法，像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，是割断的动脉，得赶快结扎。权利若是过分要求，就会动摇。因此，权利一旦确认，就应该巩固国家。自由一旦有了保障，就应该想到政权。

这时候，哲人尚未同策士分道扬镳，但对他们已产生怀疑。好吧，政权。可是，首先要知道，政权是什么？其次，政权从哪里来？

策士们似乎并没听见私下议论的不同意见，依旧我行我素。

策士们善于将利己的杜撰伪装成必需。照他们的说法，革命后的人民，假如这个人民属于君主国，最迫切要做的事，便是建立一个王朝。据他们说，这样，在革命后，他们就能过安定的生活，也就是说，能有时间包扎伤口，修缮房屋。这个新王朝可以掩盖脚手架和医院。

^① 马基雅弗利（1469—1527）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思想家和历史学家。他把政治当做权术，认为君主为了达到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。

然而，建立王朝谈何容易。

必要时，任何一个有才干的人，甚至任何一个有运气的人，都可以当国王。波拿巴属于第一种情况，伊图尔维德^①属于第二种。

但是，并非随便哪个家族可以建立王朝的。作为一个王族，必须有相当深的资历，岁月的皱纹不是一朝一夕之功。

假如我们站在“政治家”的观点上看问题（当然，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），那么，一场革命后产生的国王应具备怎样的品质呢？他可以是，也应该是一个革命者，就是说，他亲身参加了这场革命，他插手了这场革命，不管他因此而臭名昭著还是美名远扬，也不管他使用的是斧头还是利剑。

一个王朝应具备怎样的品质呢？它应该是民族的，就是说，是一个保持距离的革命者，并不要参加革命的行动，而是要接受革命的思想。它应该由过去组成，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它应该由未来组成，具有同情心。

这就说明为什么早期的革命仅仅满足于找到一个人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，而后来的革命一定要找一个王族，不伦瑞克王族或奥尔良王族。

王族好比印度榕树，每根枝条垂到地上，便在地里扎根，长成一棵榕树。每一个枝都可以变成一个王朝。条件是必须弯向人民。

这就是策士们的理论。

因此，也就出现了一种伟大的艺术：让胜利发出一点灾难的声音，以便使利用胜利的人因此而胆战心惊，每前进一步都要加进点恐怖气氛，拉长过度的曲线，放慢进步的速度，使这曙光变得平淡无奇，揭露并削减热情的粗暴性，削平尖角和利爪，给胜利裹上暖和的棉胎，替权利穿上暖和的衣服，为魁伟的人民包上法兰绒，叫他们快快睡觉，强迫过分健康的人节制饮食，让大力士接受康复治疗，设法消除革命的影响，向渴望理想的人献上掺有药茶的美酒，采取措施以免有太多的成功，给革命罩上一个灯罩。

一八三〇年实践了这个理论，而英国于一六八八年就实践过了。

一八三〇年是场半途而废的革命。是半截子进步，不是完全的权利。然而，逻辑对“差不多”是瞧不起的，正如太阳无视蜡烛一样。

是谁让革命半途而废的？资产阶级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资产阶级代表满足了的利益。昨天还很有胃口，今天已吃饱肚子，明

^① 伊图尔维德（1783—1824），墨西哥军事首领，独立运动中保守派领袖。一八二一年称帝，一八二三年被处决。

天就心满意足了。

一八一四年拿破仑下台后的现象，在一八三〇年查理十世退位后又重演了。

有人把资产者当做一个阶级，其实是错误的。资产者不过是人民中间得到满足的一部分。那是现在有空坐下来的人。一张椅子不能算作一个阶级。

可是，因为过早地想坐下来，就让人类停止前进。这是资产阶级常犯的错误。

不能因为犯了错误，就成了一个阶级。利己主义不是社会等级的一个部分。

不过，即使对利己主义，也应抱公正的态度。一八三〇年动荡后，被叫做资产阶级的这部分人民所渴望的，并不是那种掺杂着冷淡和懒惰的、略带羞愧的精神不振的状态，也不是暂时忘却一切、昏昏入梦的睡眠状态，而是暂停。

暂停包含着奇特而又几乎是矛盾的双重意义：一是正在行进的队伍，即运动；二是停止，即休息。

暂停，就是恢复力气；是手执武器的醒着的休息；是设置岗哨保持戒备的既成事实。有暂停，就必有昨天的战斗和明天的战斗。

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之间便是暂停。

这里我们所谓的战斗，也可以叫做进步。

因此，无论是资产者，还是政治家，都需要有个人来说声“暂停”。一个能说“虽然，因为”的人。一个具有双重特性的人，既体现革命，也体现稳定，换句话说，能协调过去和将来，以巩固现在。

这个人“现成”的。他叫路易·菲利普·德·奥尔良。

二百二十一名议员选举路易·菲利普当了国王。拉法耶特^①主持加冕仪式，称他是“最好的共和国”。巴黎市政厅代替了兰斯大教堂^②。

这种用半王位代替全王位的做法，是“一八三〇年的杰作”。

策士们完成这一切后，严重的后果也就出现了。这一切都是在撇开绝对权利的情况下进行的。绝对权利大声叫喊：“我抗议！”而后，可怕的是，连它也销声匿迹了。

① 拉法耶特（1757—1834）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。

② 法国大革命前，国王加冕礼都在兰斯大教堂进行。

三 路易·菲利普

革命有结实的臂膀，灵巧的双手，打击时坚决有力，选择时正确无误。革命即使不彻底，即使退化变种，甚至降到像一八三〇年革命那样幼稚的状态，也总能保持相当多的天赋的清醒，不至于会在不恰当的时候出现。革命暂时消失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。

不过，也不要过甚其词；革命也有出错的时候，且曾出过大错。

还是再来谈谈一八三〇年。一八三〇年虽然偏离了轨道，但也还算是幸运的。革命骤然停止后，在所谓恢复秩序的过程中，国王比君主政体更有用。路易·菲利普是个数一数二的人。

他父亲有过罪孽，但历史会提供可以减罪的情节。正如他父亲值得谴责一样，他本人是值得尊敬的。个人的品德，他一应俱全，并且还具备好几种公德。他关心自己的身体、财产、仪表和事业；他知道一分钟的价值，却不总是知道一年的价值；他简朴、安详、温和、耐心，是个好好先生，好好亲王；他与妻子同床共眠，在宫中，专门有仆人负责带领资产者参观亲王夫妇的卧榻，从前是炫耀王族长房的荒淫生活，现在展示亲王忠于结发妻子是很有用的；他通晓欧洲各国语言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能懂会说代表各种利益的所有语言；他是“中间阶级”可钦可佩的代表，却又超越这个阶级，在各方面都更胜一筹；他十分看重自己的血统，但又非常明智，尤其看重自己的内在价值，在血统问题上，他有独到的看法，宣称自己属于奥尔良系，而不是波旁系；只要他还只是尊贵的殿下，他便以嫡系亲王自居，但一旦成了国王陛下，反而是不折不扣的平民了；在公众场合，他啰唆，但同朋友交谈时，却言简意赅；有人说他吝啬，但没得到证实，其实，他很节俭，但心血来潮，或为了尽责任时，也会大肆挥霍；他有文学修养，却对文学不大感兴趣；他是绅士，但不是骑士；他朴实、平静又坚强，深受家庭和家族的爱戴；他谈吐富有吸引力；他是不抱幻想的政治家，内心冷静，服从眼前利益，事必躬亲，不记仇，也不记恩，无情地利用高才俊杰战胜平庸之辈，善于利用议会中的多数，挫败在宝座下面神秘而一致的低声抱怨；他感情外露，在讲实话时，有时不大谨慎，但在不谨慎中，却又是异常机敏；他善于随机应变，善于变换面孔和面具；他让欧洲怕法国，又让法国怕欧洲；他热爱国家，这是不容置疑的，但他更热爱家；他看重统治胜过职权，职权胜过尊严，这种禀性有其阴暗的一面，为了事事成功，不惜使用狡诈的手

段,有时甚至采用卑鄙的手段,但也有其有利的一面,能使政治避免激烈的冲突,国家避免分裂,社会避免灾难;他细心、正派、警觉、专注、洞察入微、不知疲倦;他有时自相矛盾,自我否认;他在安科纳^①勇敢抵抗奥地利人,在西班牙顽强奋战英国人,炮轰安特卫普^②,赔偿普里查^③;他满怀信心高唱《马赛曲》;他从不垂头丧气,萎靡不振,对美和理想不感兴趣,从不轻率莽撞,与乌托邦、幻想、愤怒、虚荣心、恐惧无缘;他勇猛顽强,不屈不挠,在瓦尔密战役^④中,他是将军,在热马普战役^⑤中,他是士兵;他八次险遭杀害,却始终面带笑容;他像榴弹兵那样勇敢,像思想家那样热忱,只有在欧洲面临动荡时才会担忧,不善冒政治大风险,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,却从不拿事业去冒险;他把自己的意志化为影响,让人们把他作为英才而不是国王来服从;他善于观察,却不善预测,极少关注人的才智,却有知人之明,就是说,要看见了才能作出判断;他感觉敏捷深刻,注重实际,颇有口才,过目不忘,他从这惊人的记忆宝库中不断汲取,这是他和恺撒、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唯一相像之处;他知道事件、细节、日期、人名地名;他无视群众的倾向、激情、各种天性,无视人们内心的向往,灵魂深处的激荡,一句话,无视一切可谓看不见的内心活动;他在表层被大家接受了,但与深层的法兰西不相融合;他凭着机智聪敏而应付自如,但管理太多,统治不够;他是他自己的总理,善于利用现实中的小事,来为伟大的思想设置障碍;他真正具有教化、整饬和组织方面的天才,但却也注重程序和诡辩;他是一个王朝的缔造者和检察官,有点像查理大帝,又有点像诉讼代理人;总之,路易·菲利普是一个高贵而又独特的人,一个能不顾法兰西的担忧而谋取权力,不顾欧洲的嫉妒而巩固势力的君王,他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,假如他多爱些荣誉,对伟大和实用有着同样的意识,他本可以跻身于历史上最卓越的统治者之列。

路易·菲利普年轻时英俊漂亮,老来依然风采迷人。他不总得到民族的认同,却一向受到百姓的喜爱。他很讨人喜欢。他生来具有魅力,但他缺少威仪;身为国王,却不戴王冠;上了年岁,却没有白发。他有旧制度的举止风度,却有新制度的习惯爱好,是贵族和资产者的混合体,正合一八三〇年的要求。

① 安科纳为意大利港市。一八三二年,法国派远征军去那里抗击奥地利。

② 安特卫普为比利时港市。一八三二年,法军赶走拒绝将安特卫普交还给比利时的荷兰军。

③ 普里查(1796—1883),英国传教士,在太平洋塔希提岛任领事,该岛于一八四三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地。普里查被法军逮捕囚禁,不久获释。英国政府要求法国赔偿损失。

④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,法军在马恩河畔的瓦尔密村大败普鲁士军队。

⑤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六日,法军在比利时的热马普战胜奥地利军队。

路易·菲利普是过渡时期的君王；他保留着旧的发音和旧的拼写，用来为现代舆论服务；他喜爱波兰和匈牙利，却常把波兰人写成 polonois，将匈牙利人说成 hongrais^①。他像查理十世那样，穿国民自卫军的制服，却又像拿破仑那样，戴荣誉勋位的绶带。

他很少去做弥撒，绝对不去打猎，从不去看歌剧。他不受圣器室执事、猎犬侍从和舞女的腐蚀，这使他在资产阶级中赢得了好名声。他没有扈从。他出门时腋下夹把雨伞，在很长时间里，这把雨伞是他头上光轮的组成部分。他对瓦工、园艺和医学略知一二；他能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马车夫放血；路易·菲利普出门总要带一把手术刀，正如亨利三世总带着匕首一样。保王派揶揄这个可笑的国王，说他是第一个放血治病的人。

在历史对路易·菲利普的指责中，应该算一算账：有的指责王权，有的指责王政，有的指责国王；这三笔账，总数各不相同。取消民主权利，把进步视做次要利益，残酷镇压街头抗议，军事压服起义，武装平息骚乱，特兰诺南街大屠杀^②，军事法庭开庭审判，用合法的国家并吞真正的国家，与三十万特权人物平分秋色，以上是对王权的指责。拒绝比利时，征服阿尔及利亚时过于残酷，和英国人征服印度一样，野蛮多于文明，对阿卜拉·卡迪尔^③背信弃义，收买德茨^④，付给普里查赔偿金，这些是对王政的指责。偏重于家庭式的而不是国家式的政治，这是对国王的指责。

这样算一笔细账，国王的罪责就减轻了。

他的巨大过错，在于他代表法国时，显得太谦逊。

他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的？

我们来谈一谈。

路易·菲利普是个过于慈祥的国王。人们想把一个家庭孵化成一个王朝，在孵化的过程中，必定害怕一切，不想受到干扰；因此，他就过分的畏首畏尾，这对在世俗传统中经历了七月十四日革命，在军事传统中经历了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法兰西人民来说，无疑是很不乐意接受的。

况且，如果撇开应该最先履行的公职不谈，路易·菲利普对家庭的这种深

① 正确的拼法应该是 polonais 和 hongrois。

② 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，政府军在巴黎特兰诺南街屠杀起义的民众。

③ 阿卜拉·卡迪尔(1807—1883)，阿尔及利亚抗法斗争领袖。法国两次撕毁同他签订的和约。

④ 一八三二年，德茨为了获得十万法郎赏金，将贝利公爵夫人出卖给政府，使之被捕，关入布莱监狱。路易·菲利普于一八三三年六月八日将她释放。

厚感情,是他的家庭受之无愧的。他的一家可敬可佩。他们德才兼备。路易·菲利普的一个女儿玛丽·德·奥尔良,使这个家族的姓氏跻身于艺苑,正如查理·德·奥尔良使这家族的姓氏跻身于诗坛一样。她用整个灵魂,雕刻了一尊命名为《贞德》的大理石像。路易·菲利普的儿子中,有两个赢得了梅特涅的蛊惑人心的赞美:“他们是凤毛麟角的青年,绝无仅有的亲王。”

以上是对路易·菲利普的如实描绘,无一丝掩饰,亦无一毫夸大。

他是一个主张平等的亲王,本身就载负着王朝复辟和革命的矛盾,具有革命者那种令人担忧的一面,当了统治者后,却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,这便使路易·菲利普在一八三〇年鸿运高照。人和时势之间从没像这样一拍即合,互相融入,浑然一体。路易·菲利普是一八三〇年活生生的体现。此外,他流亡过,这也是他登上王位的有利条件。他曾被驱逐出国,四处漂泊,一无所有。他自食其力。在瑞士,这位拥有最富饶采邑的亲王,为了糊口,曾卖掉了一匹老马。在莱赫诺,他曾给人上数学课,而他的妹妹阿代拉伊德则刺绣和缝纫。一个国王有这样的经历,会激起资产阶级的热情。他亲手拆毁了圣米歇尔山上最后一个铁笼子,那是路易十一建造的,路易十五也使用过。他是迪穆里埃^①的战友,拉法耶特的朋友;他是雅各宾派俱乐部成员;米拉波拍过他的肩膀,丹东叫过他“年轻人”。一七九三年,他二十四岁,还是德·夏尔特尔先生,他在国民公会的一间幽暗的小屋里,旁听了路易十六的审判会,那位国王被恰如其分地称做“这个可怜的暴君”。他目睹了那场既英明又盲目的革命想用处决国王的方式来摧毁王权,使国王随同王权一起消灭,在野蛮地压制王权思想时,几乎没有注意到人;他目睹审判厅里升起狂风暴雨,听众席上群情激奋,纷纷提出质问,卡佩^②不知如何回答,在这阴沉的狂风下,国王目瞪口呆,连连摇晃脑袋,而在这场灾难中,所有人相对来说都是无辜的,无论是审判者,还是被审判者;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,他亲眼观看了这令人眩晕的场面;他看见,世代沿袭的君主政体在国民公会的法庭上受审判;他看见,在路易十六这个替罪羊身后,在黑暗中,站立着令人生畏的被告——君主政体;于是,在他的内心深处,对几乎和上帝的裁决一样客观的民意裁决一直保存着几分敬畏。

革命留在他身上的烙印是不可磨灭的。那伟大岁月的分分秒秒,犹如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,铭刻在他的记忆里。据一位可信的见证人说,一天,路

① 迪穆里埃(1739—1823),法国将军,一七九〇年参加雅各宾派,指挥过瓦尔密战役。路易·菲利普担任其助手。

② 卡佩是法国卡佩王朝缔造者的名字,法国大革命时,成为路易十六及其家族的代名词。

易·菲利普单凭记忆，把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制宪会议名册上 A 条目中的错误一一改正。

路易·菲利普是个开明君主。他统治时期，有出版自由、辩论自由、信仰和言论自由。九月法律^①留有透进阳光的空隙。他知道阳光可能侵蚀特权，但他仍然让他的王位暴露在阳光下。历史对他这种正直自有公论。

和所有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一样，路易·菲利浦今天也在接受人类良知的审判。他的案子尚在初审阶段。

历史用尊敬和坦率的语气谈论他的时刻尚未来到；对这个国王做最后审判的时刻尚未来到。严肃而杰出的历史学家路易·布朗，最近也将他原来的判词降了调。路易·菲利普是由两个所谓的“差不多”选出来的，一个是二百二十一名议员，另一个是一八三〇年革命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是半数议员，另一个是半截子革命。无论如何，从哲学应处的高度来看，正如我们前面隐约看到的，我们在此只能以绝对的民主原则的名义，有所保留地对他进行评价；从绝对的角度看，除了人权和民权这两种权利以外，一切都是窃取的；但是，撇开这些保留，我们现在能够说的，就是不管以什么方式进行考虑，无论从他本人来看，还是从人性善良的角度看，借用历史上常用的一句话，路易·菲利浦是法国最杰出的国王之一。

他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呢？王位！假如给他摘掉国王的帽子，他便只剩下自己了。他的人品是好的。有时好到了令人敬佩的地步。他和欧洲各国的外交使团进行了一整天的较量之后，晚上，常常是心事重重地回到家里，又累又困，他还做些什么呢？他拿起某个卷宗，彻夜不眠地披阅一宗刑事诉讼案，感到这样做似乎在同欧洲抗衡，但更重要的，是在同刽子手争夺一条人命。他同他的司法部长顽强斗争；他同检察长争夺断头台的每一寸土地，他称他们为“唠唠叨叨的法学家”。有时，桌上的卷宗堆成山，他一一批阅；他感到，将那些被判死刑的不幸人弃之不管，他会寝食不安。一天，他对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见证人说：“今天夜里，我救了七个人。”他在位的最初几年，死刑可以说被废除了，而重新竖起断头台，是在对国王施加暴力。行刑的河滩广场随着波旁王族嫡系的垮台而消失了，可是，资产阶级又在圣雅克城门下建造了一个“河滩广场”，那些“求实的人”觉得需要有个大体合法的断头台；这是代表狭隘资产阶级的卡齐米尔·佩里埃^②对于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路易·菲利浦的一大胜

① 九月法律指一八三六年九月颁布的刑事法。

② 佩里埃为大银行家，路易·菲利浦的首相兼内务大臣，主张用苛刑。

利。路易·菲利普曾亲自为贝卡里亚^①作过注释。在破获费埃斯基^②的爆炸装置后，他惊叫道：“真遗憾，我没受伤！否则，我就可以赦免他了。”还有一次，当代最高尚的一个人成了政治犯，他在审核此人的案件时，想到大臣们可能反对，便写了下面一句话：“同意赦免，但还得争取。”路易·菲利普和路易九世一样温和，同亨利四世一样善良。

但是，在我们看来，人类历史上善良者却是凤毛麟角，因此，善良的人比伟大的人更伟大。

路易·菲利普受到一些人的严肃评价，可能还受到另一些人的严厉批评，但是，有个认识国王，如今已成为幽魂的人^③，来到历史面前为他作证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；不管怎样，他的证词显然是，并且首先是公正不偏的；一个死者写的墓志铭总是诚挚的；一个亡灵可以安慰另一个亡灵；既然同在阴间，就有权赞美另一个亡灵，不必担心有人会指着远离故土的两个坟墓说：这一个在奉承另一个。

四 基础下的裂缝

路易·菲利普在位初期，笼罩着凄厉的乌云；我们叙述的悲剧就要深入其中一片乌云，因此，对这个国王应该阐述清楚，不能含糊不清。

路易·菲利普并不是通过暴力登上王位的，他本人也没有直接的行动，而是因为革命转了向，这显然不是革命的真正目的；而他，奥尔良公爵，在这中间没主动做任何努力。他生来便是亲王，自以为是人家选他当国王的。这个委任，不是他自封的，也不是攫取的，而是别人送给他的，他只是接受了；他确信——当然是错误的，但他仍确信无疑——人们选他为国王是基于权利，他接受则是基于义务。因此，他占有王位是出于诚意。然而，我们实话实说，既然路易·菲利普占有王位是出于诚意，民主攻击王位也是出于诚意，那么，社会斗争引起的诸多恐惧，也就既不能归咎于国王，也不能归咎于民主了。原则之间的冲突和物质之间的冲突没有区别。海洋保卫海水，飓风保卫空气；国王保卫王权，民主保卫人民；相对抵抗绝对，君主政体抵抗共和国；社会在这冲突下流血，但是，它今天遭受的痛苦，日后会使它获得新生；无论如何，这

① 贝卡里亚（1738—1794），意大利法学家，主张宽刑。

② 费埃斯基是科西嘉人，一八三五年，企图暗杀路易·菲利普，但未遂。

③ 这里是指作者自己。此时，雨果流亡国外，把自己比作已亡人。